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

起廣明元年十一月盡中和二年四月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上

庚廣明元年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榮作亂剽掠坊市俱空

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甲寅以漢宏爲浙東觀察使

爲漢宏爲

據傑所減張本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

史朱玫使南討黃巢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爲河陽節度使

代北已定

李琢內徙亦以勳黃巢也初黃巢將度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

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

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爲都統賊旣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

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旣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

考異曰攜聽錄曰幸

臣豆盧瑑奏緣淮南九驛使至泗州恐高駢固守城壁不意數大
寇黃巢必若過淮落寇之計又徵兵不及須且誘之請降節旄授
邳州節度使候其至止討亦不難宰相遠播言之不可矣以黃巢
爲國之患久矣昨與江西節制擁節而行攻劫荆南節尊其節但
願諸道驍勇把截泗州因此不發內使罷建雙旌乃發使臣請道
而去尋汴州徐州兩道告急到京報黃巢過淮虛傳訊奏不出案
朝廷未嘗以江西節與渠借使與
之安可復奪此驚總錄不足信也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

汝州境 辛酉以王重榮權知河中節後以河中節度使同平章

事李都爲太子少傅 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

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

卽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眾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

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
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爲
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
昔安祿山構逆元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眾纔五萬比之黃巢
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眾不能守潼關今黃巢
眾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翰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
皆令孜腹心比於元宗則有備矣上不憚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
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
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
承範爲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爲制置關寨糧料
使珂爲句當寨柵使令孜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

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爲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鬥久之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通兵械刃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遣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允章迺之曾孫也

劉迺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興元元年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爲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是日賊陷虢州

九域志虢州東北至陝州八十五里以神策將羅元杲爲河陽節度使

羅元杲亦田令孜之腹心以周岌爲忠武節度使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

自元和末廢彰義軍以蔡州聞許屬忠武軍故得而調發之聞許

州亂託云赴難避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爲節度使卽

以宗權爲蔡州刺史

爲秦宗權以蔡州稱兵僭號張本

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

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粟

賜但華衣怒馬

怒馬者鞭之以發其怒而疾馳也

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

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

唐置病坊於京以養病人

往往不

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

考異曰新傳曰帝饒令收章信門賈遣豐優校令收睦爲

招討都統賜餉資物其實不離禁圍是日所遣者承範等耳新傳云饒令收睦也

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

十萬之眾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

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爲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

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接上曰卿輩第行兵等至矣丁丑承範等

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

然州庫惟塵埃鼠迹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

菁中草茂密處也○菁音精

得村民百

許使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

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卻

俄而其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

華山臨河言黃巢軍聲之聲據振河山也

克讓力戰自

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誼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

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禦阮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潰兵

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

灌木叢生之木壽藤即今之葛歲藤

一夕踐爲

坦途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卒諭之曰諸君勉報國救且至士

卒皆感泣又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餽餉

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眾外軍飢

潰踴開禁阨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

已議西巡

謂議幸蜀

苟鑿與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圖

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

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

翰之死幸已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

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

存疑天塹疑是大塹

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填

之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

王師會守禁阨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

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眾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

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

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

資治通鑑卷之九十四 唐紀七十一 四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安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蒲廩為東道轉運糧料使廩

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賀州漢蒼梧郡之臨賀縣吳置臨賀郡唐置賀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三十里

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癸未

制以巢為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為

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為工部侍郎竝同平章事以

盧攜為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

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為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裴休見二

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六年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令孜帥神策兵

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長安城西面三門北來第一門曰開道門第二門曰金光門第三門曰延平門惟

福穆羅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馳晝夜不

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哺

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
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繪衣錦繡執兵
以從甲騎如流輻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尙讓歷諭
之曰黃王起兵本爲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
巢館於田令孜第其徒爲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
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
時舉人韋莊應舉在京見而傷之爲秦婦吟曰內庫燒爲錦繡衣
天街踏盡公卿骨讀者爲之酸鼻 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

謁上於道次

考異曰續寶運錄戊子帝至駱谷壻水驛乃下詔與
牛勳楊師立陳敬瑄云今月七日已又駱谷壻水驛

案此月庚辰朔戊子九日而詔云七日九誤爲七也實錄辛卯車
駕次鳳翔陳敬瑄謂趙路萬畋傳云候駕於斜谷新紀辛卯次鳳
翔丁酉至興元案甲申上離長安辛卯始次鳳翔太緩丁酉已至
興元太速又路出駱谷則不過鳳翔及斜谷蓋車駕涉鳳翔之塊

而敢往見耳非鳳翔與斜谷也實錄賊以數萬攻西追車駕請車而不言追不及及又不言為誰所拒而還諸書皆無之今不取

駕雷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與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

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收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

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

九域志洋州興道縣有壻水嶺相傳云仙人唐公訪壻室

升天其壻不得借升遂以名水謾矣

詔牛勛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與

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立豫為備擬 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

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於含元殿豔早

繪為衮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

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為己符瑞

言唐字去丑口而著黃字為廣字合日月為明字也

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

故以妻曹氏為皇后以尙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珍

楊希古竝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爲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費傳古

爲樞密使

設正通鑑原文此下有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十三字今案新舊唐書皆無日休傳惟徐光憲北夢

瑣言載日休於咸通中上書請列孟子于學科又請以韓愈配登太學又與陸龜蒙爲友則其人非但以文章名世蓋究心於道學而且不苟交當世者豈有失身于黃寇之俚故芟而去之胡三省述陸游老學庵筆記曰該闕韓言皮日休稱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故唐書取其事案尹師魯作大理寺丞撰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破廣明之難徙緡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崇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黃巢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正有守非欺後世者

璆郎之子也時能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

得而相之

璆之在浙東也固與巢信使往來又爲之表奏朝廷

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兵屯

棧陽黃巢將碭山朱溫屯東渭橋

碭山在漢陽縣界後改置安陽縣治麻城隋開皇十八年改名

碭山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單州東南九十里朱溫始此

巢使溫誘說之爽遂降於巢溫少孤

貧與兄昱存隨母王氏依蕭縣劉崇家溫凶悍無賴又慵惰不作

業崇數加笞辱崇母獨憐之時時自爲洗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一日盜崇家炊釜而逃爲崇追獲將痛加撲責崇母遮護乃得免巢以諸葛爽爲河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杲逃奔行在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斃傷其面自午至明且尙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慕容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尙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所親開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

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兵分鎮關中者尙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改使人招之皆往從改改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時鄭從諱亦以宰相鎮太原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二鄭云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豆盧瑑崔沆及右僕射劉鄩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巢欲以左僕射于琮爲相琮曰我唐室之親義不臣賊賊遂殺琮而弔廣德公主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擣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基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

多納亡命匪公卿於覆壁巢殺之 初河間張溶獨儻不羈涉獵

文史好大言爲士友之所傾棄溶憤憤不得志乃田衣野服隱於

金鳳山學鬼谷縱橫之術欲以裨闕取貴仕

裨音謹

樞密使楊復恭

因出使遇之以爲奇士遂薦之於上召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

郎及黃巢逼潼關溶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

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駝獻之

漢陰漢中安陽縣地晉武帝改爲安陽縣唐至德二載更名漢陰縣屬金

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五里以騾馬負物爲駄唐遜駄每駄一百斤

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

卿爲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溶員外教臣上召溶詣

行在拜兵部郎中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

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開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使

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

以紆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眾皆以爲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思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賊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

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

考異曰傳王處存傳曰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僞使

通使子處存乃同盟營于渭北時巢賊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僞命惟鄭畋守鳳翔鄭從薰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俄而鄭畋破賊前薛王鐸自行在至故請與鄭然改圖以出勳王之師案鐸中和二年始至是時未也王重榮傳曰初重榮爲河中馬步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稱臣于賊賊僞授重榮節度副使重榮以賊徵求無已欲拒之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願以節假假公翊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番後事乃斬賊使求援都蒞北夢瑣言曰重榮始爲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僞畏重榮附者多因薦爲副使一日忽謂都曰令公助賊陷一邦于不出而又日加資餼眾口紛紜悵忽變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賈湊開道至河中代都重榮迎之湊前爲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梁邊及至翌日進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遇賊衝安可輕讓斥逐令北門出去且爲惡者必一視人而已爾等

可言之橋不知軍眾皆重榮之親黨也眾皆不對重榮乃於肅佩
銀屨階而上謂橋曰爲惡者非我而誰遂召溺之僕吏控馬及階
請依李都前例乃云速去橋不敢仰視躍馬復由北門而出新傳
取之衆十一月辛亥朔重榮已作亂掠坊市辛酉以重榮爲監後
都爲太子少傅則都已去河中矣及巢犯 是歲雨血於靖陵
關都何嘗奉僞亦未嘗斷以僞代都今不取

陳敬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寔
多與元儲侍不豐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辛廣明二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加牛勛同平章事陳敬暄以扈

從之人驕縱難制有內園小兒先至成都唐時給役于坊廩及遊

於行營笑曰人言西川是蠻今日觀之亦不惡敬暄執而杖殺之

考異曰新傳曰敬暄殺五十人尸請爵錦里者舊傳曰有內園小

兒三箇連手行遊行宮數內一人笑云云巡者亂打執之敬暄嗤

曰今日且欲棒殺汝三五輩必不合錯案三 由是眾皆肅然敬
暄迎謁於鹿頭關幸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東川

洽梓

州北至歸州一百六十八里

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遊同平章事鄭

畋約前朔方節度使唐宏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遣

其將王暉齋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

漢州

自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九十里

丁丑車駕至成都

自漢州西南至成都八十五里館於

府舍上遣使趣高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

冀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

敕除訖奏聞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

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爲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

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濬恥於眾中拜令孜乃先謁令

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

外中外謂與既既虛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

懣懼無所容 二月三日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

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 代北

監軍陳景思師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

京師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翟稹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

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雁門 以樞密

使楊復光爲京西南面行營都監 黃巢以朱溫爲東南面行營

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進戍因戍鄧州以扼

荆襄 九城志鄧州南至襄州一百八十里襄州南至荊州四百五十七里 壬子加陳做暄同平章

事甲寅敬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鋌將兵擊黃巢 西川黃頭軍崔安勳所置也

始見上卷 辛酉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

前符六年

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竝聽以墨敕除官。敕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宏夫爲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尙讓王瓊帥眾五萬寇鳳翔。敕使宏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敕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鳳翔府岐山縣唐初治張堡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在平陽故城之東北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雷是時微眈天子幾殆及捷奏上歎曰朕知敕不盡儒者之勇乃爾。有書尙書省門爲詩以嘲賊者尙讓怒應

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爲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

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

代州崞縣之西也。崞音郭。

獷悍暴橫稹與友金

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眾數萬苟無威信之將以統

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眾所服驃騎誠奏天子

赦其罪召以爲帥

李國昌以平龐勛功檢校司徒唐自高力則代士以來宦官多官至驃騎故以稱景思

則代

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爲然遣使詣行在言之

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貳迎之

李克用入達貳見上卷廣明元年

李

克用帥達貳諸部萬人赴之

考異曰實錄陳景思齎詔入達貳召李克用軍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雁門

以北軍鎮許居正五代史先是景思與李友金發沙陀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皮河刺史留權謂景思曰巢賊方盛不如且遣代州徐圖利害四月友金軍馬門覆獲至代州半月之間募兵二萬鬻于醇縣之西其兵皆北邊五部之眾不閑軍法懼懼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謂景思云云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爲雁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賊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于達貳武皇即帥蕃祖諸部萬人趨雁門案景思請授國昌父子而克用至者蓋國昌已老獨使克用來耳是歲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而後除雁門節度使蓋此際止放其罪復爲大同防禦使及陷忻代白商雷後朝廷再召之始除雁門節度使誤也新表中抑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雁門節度更大同節

度爲雁門節度治代州此其證也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

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初黃巢入關上乘夜出奔百官至曙方知宰相王徽與同列奔馳赴行在徽夜落荆榛中墜於崖谷爲巢所得逼以官徽陽瘡不從羅白刃臨之終無懼色月餘逃奔河中遣人問道奉絹表詣行在詔以徽爲兵部尙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卽以爲河陽節度使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

開元十六年以六胡州殘人置宥州乾元元年遷經略軍後移治長澤縣長澤漢朔方都三封縣地考異曰陝關修五代史作拓跋思恭意謂薛史源同諱耳按舊唐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忠敬本姓拓跋郎夏節度使思恭係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爲係大節度使思恭係大節度使武定軍新唐書党項傳曰思恭爲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爲節度使思孝爲係大節度以老蕭弟思敬爲係大節度使爲節度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或賜

國姓故夏姓李修合以爲一人誤也

新書党項以姓別爲部落而拓跋氏最盛

糾合夷夏兵

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向監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 以拓跋思恭權知

夏綏節度使

爲拓跋氏強盛遂跨隸也夏張本

黃巢以其將王玫爲邠甯節度

使

玫音梅

邠州通塞填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爲節度使

白將兵討巢是時唐宏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盤屋宏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宏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譟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

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鄭夏軍士釋兵入第舍

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帟爲號

帟猶頭也以前髮謂之頭帟補誌繫白帟帟以

帟帟作髻非約髮也○帟音似

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蒞上訓知官

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

楚宏夫死

考異曰舊紀傳新傳皆云宏夫敗在二年六月舊路錄唐年補解新紀實錄皆在此年四月新紀曰尤詳今從

之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眾還營丁

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

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

州刺史宋嚴聞巢棄長安皆率眾奔鄧州朱溫斬溥謙嚴使還

商州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土橋不利 詔以河中

留後王重榮爲節度使 賊眾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啟聖睿

文宣武皇帝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野鳥來集城邑將

空之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

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己未出屯東塘

東塘在今揚州城東卽今碼頭至宜

陵一帶塘岸也考異曰妖亂志曰自五月十二日出東塘至九月六日歸府九十餘日禳雉餅之費也案五月十二日至九月六日乃是一百十三日非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 辛酉大風雨土 李克用牒河東緝奉詔將兵五萬

討黃巢令具頓遞

緣道設酒食以供軍爲頓置郵驛爲遞

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

屯於汾東從讜眞犒勞給其資糧而克用累日不發自至城下大

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謂之曰僕射父子自咸通以來奮激

忠義爲國血戰天下之人受賜多矣老夫歷事累朝位忝將相今

日羣盜擾攘輿駕奔播蕩覆神州不能荷戈討賊以酬聖恩老夫

之業也。然多難圖勳是僕射立功立事之時也。所恨受命守藩不
敢辱命無以仰陪戎榮。若僕射終以君親爲念，破賊之後，車駕還
宮，卻得待罪闕庭，是所願也。唯僕射自愛，克用辭窮乃拜謝而去。
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克用怒，甲子，縱
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
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
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歸。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
降之，岌嘗夜宴，忽召監軍楊復光。先是以楊復光爲忠武監軍也。
鄧州捉賊右衝巢既陷，長安遣朱溫屯鄧州，復光遂至許
州，依周岌，故召之夜宴。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
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卽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
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

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親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宴宏、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王建、舞陽人，韓建，長社人，晏宏，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溫戰，敗之。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藍橋在藍田關南建爲人，隆眉廣額，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六月戊戌，以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畋文學優深，器量宏恕，美風儀，神

彩如玉與人結交榮悴如一始爲員外郎時爲鄭薰所誣不放入

省改不以爲憾及改作相薰子爲郎改特獎拔爲給事中其以德

報怨多此類也

附錄中朝故事云改父亞未達時族遊諸國妻并一婢在山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遺囑爲贖

于野田中亞乃以袋酒往酬之是夜夢妻來言曰某命未絕含與
若生實子從此向南十里僧院中處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
也君可往求之僧必拒請但再三哀求當得再奉箕帚也亞於是
詣僧說其事僧殊不願曰我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開事
乎亞復懇之僧怒以拄杖擊亞甘受不避連日夕不去僧乃許
之曰汝既心堅若此俟我尋訪之乃坐而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
事諧矣天曙且先歸吾當送來至三更僧果引其妻來日本身已
壞此其魂也善相係守其妻如如平生但惡明處三年而生改又
數歲改辭云年數已盡合當
訣去涕泗而別不知所之

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

忻代二州因語居代州

考異曰唐末見聞錄六月三十日抄陀軍卻四收卻忻代州太祖紀年錄遇大雨六

月二十三日班師馬門爵居五代史與紀年錄同案析
代先屬河東中和二年始割隸馬門今從見聞錄寶錄 鄭從讜

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邠甯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

備守廣明二年中和元年

興平縣在長安西八十五里
余靖曰周文郎今之興平黃巢將王璠圍興平攻退屯奉天及

龍尾陂 西川黃頭軍使李鋌將萬人鞏威將五千人屯興平爲

二寨與黃巢戰屢捷賊號蜀兵爲鴉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鴉兒鬪

陳敞暄喜其兵可用乃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千人益之

神機營水

崔安潛事見上卷前將六年死是京師有惡少年皆著疊帶冒持棧剽閭里號

閑子及窺入京師人多避難賣雞閑子掠之更不能制仁厚素知

其狀乃令軍士易服入閑子聚中觀其嚙侮於是閉坊門擊之閑

子欲亡不得遂盡殺之閭里乃安 秋七月丁巳改元中祀赦天

下 庚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昭度同平章事昭度因

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爲相每與同列往拜澈師知元知元鄙澈所

爲兼鄙昭度恆不與之交言但揖昭度使詣澈啜茶而已 論安

自百井搬還鄧從讓不解鞞衫斬之滅其族

考異曰唐末見開錄六月三十日沙陀收

鄧折代州使司差教棘使論安置使王贍高弁劉鵬吐蕃等軍于百井下寨收禦當月內論安等拔寨卻逃到府案當月內卽三十日也一日之中不容有兩許事必非也又曰至七月十四日相公排飯大將等子坐上把起論安不脫鞞於毡場內處置族滅其家又差鄧加溫漢臣將兵依前于百井下寨當月契苾尚書領兵馬御歸賊武今從之

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

田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

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

土軍蜀軍

客軍從駕諸軍唐之中世以諸軍總帥爲都頭至其後一節之軍謂之一都其都帥呼爲都頭

以金栢行酒因賜

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

受俸料豐贍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厭願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

賞賚懸殊頗有缺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

使士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自聞曰汝嘗有何功對曰琪
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
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
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
升遂帥所部作亂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係東城閉門登樓
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
夜突圍出奔廣都隋改廣都縣爲雙流唐龍朔二年復分雙流
置廣都縣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西四十五里
從兵皆潰獨廳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
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齎
吾印劔詣陳公曰郭琪走度江我以劔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
得其印劔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勝懸印劔於市以安眾汝當獲

厚賞吾家亦係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遂解印劔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 上日夕專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庚午左拾遺孟昭闢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屠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致敬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竝不召王鐸以下及收朝臣入城翊日又不對宰相又不宣慰朝臣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疎冗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

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
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尙勞聖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
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收屏不奏辛未矯
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葛頤津

葛頤山在眉州眉山東七里山狀如葛頤因名山臨
江津今有孟拾遺祠聞者氣寒而莫敢言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

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
存爲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甯節度副使朱玫爲節度使 八
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栝椀至丁酉乃止 威化節度使
支詳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入關討黃巢二人皆詳所獎拔
也溥至東都矯稱詳命召師還與璠合兵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
彭城詳迎勞犒賞甚厚溥遣所親說詳曰眾心見迫請公解印以

相授詳不能制出居大彭館溥自知留務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遂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并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爲感化留後溥表璠爲宿州刺史璠到官貪虐溥以都將張友代還殺之 楊復光奏升蔡州爲奉國軍以秦宗

權爲防禦使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

月餘復陷光州自稱將軍有眾萬餘人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固

始縣佐吏王潮

路振九國志王潮少爲縣佐史

及弟審邦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

以湖爲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

王潮兄弟始此爲湖廢緒張本

高潯與

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

石橋卽晉將王鎮惡破秦兵處

潯敗奔河中詳乘勝復取

華州巢以詳爲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爲節

度使 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

詔旨 九月丙午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溫戰於東渭橋不利引去 初黃巢之陷長安其中積糧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慢兒觥者摘星胡弟來生三人同陷賊中竊相謂曰賊旣足食難以遽破當以計耗其糧乃可滅也萬餘因從容說巢曰長安城隍不固若外兵來逼難以備禦須更修築以爲久計巢喜卽日選召丁夫十萬築城日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不就太倉米竭剝榆皮以充公廚萬餘恐賊覺其計乃出奔河陽慢兒善琵琶巢頗狎之慢兒因灸其右手終不爲彈巢後逼之使彈慢兒曰我不忍負唐天子以樂樂他人也巢殺之來生善射發無不中渭橋之戰巢令來生出射凡數十發矢皆不中巢詰之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卽故故不中耳巢怒亦殺之 初高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

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實及駢先貴有功寔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
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
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東之志譬云入援其
寶未必非圖我也宜爲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會駢
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爲然辭疾不往且謂使
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高崇文斬李康事見二白
三十七卷憲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詬之曰彼此夾
江爲節度使汝爲大臣我豈坊門卒邪由是遂爲深仇駢留東塘
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爲後
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讓雉集之異耳 初黃

巢掠浙東至臨安石鏡兵馬使錢鏐

鏐音求又音鳩又音潘

謂鎮將董昌曰

兵少而賊多難以力禦宜出奇以勝之乃率勁卒二千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而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以一用耳若大軍至何可敵邪乃引兵避之賊莫測其意遂不敢攻臨安高駢聞而壯之乃召昌與鏐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久之駢不出師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爲名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昌即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時朝廷以路審中爲杭州刺史已行至嘉興

嘉興漢由拳縣吳故名唐屬蘇州在州西南百四十里

駢之而懼不敢之官昌乃自稱杭州

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周寶寶不能制表爲杭州刺史 臨

海賊杜雄陷台州 辛酉立皇子震爲建王 昭義十將成麟殺

高潯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成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

考異曰寶錄詳

許牙將劉成麟潯州叛天井關成將孟方立帥成卒攻廣殺之自
稱留後仍移軍潯于邗州初高潯援京師廣帥師至陽平謀爲亂
不行蓋據潯州自稱留後用法嚴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殺焉
又曰貶昭義節度使高潯爲端州刺史中和三年實錄又曰初孟
方立殺高潯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中和二年高潯州天
井關戍將時黃巢犯關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奔先是沈詢高潯相
繼爲昭義節度怠于軍政及有陽察劉廣之亂方立見潯帥交代
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潯州自稱留後新紀八月昭義軍節
度使高潯及黃巢賊于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于潯州九月
己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推以成麟爲
成麟餘如新紀崇範符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度使高潯
貶潯泉州司戶柳批傳云貶高潯副三年十一月詔魏博韓勣云
劉廣逐帥攬權云云是廣逐潯擒成麟州也博史孟方立傳亦云
沈詢高潯怠于軍政致有陽察劉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
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遣潯州是月薛天平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
之自稱留後貶潯端州刺史此蓋舊紀誤實錄因之薛史方立傳
曰見潯帥交代之際帥兵入潯州不言何帥交代若不逐帥何能
據州事無所因殊爲確略舊紀恐是誤以高潯事爲高潯事實錄
此云殺廣明年又云殺潯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
殺潯方立斬廣月日事實頗詳必有所出今從之

方立邗州人

也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永嘉賊朱褒陷温州

宋白曰溫州永嘉郡

漢會稽郡之東境後漢永和四年置永南縣晉明帝立永南郡尋
屬永嘉郡隋平陳廢郡唐武德六年置東嘉州貞觀元年廢州以
縣屬栢州上元二年分栢州之永嘉
安固二縣置溫州以溫嶠嶺爲名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

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

兵少因激怒其眾冬十月引軍還襄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

眾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

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

逐帥爲逆取討賊以取旌節爲順守

乃以畋務委之即日西

赴行在 天平節度使南面招討使曹全晟與賊戰死軍中立其

兄子存實爲畋後 十一月乙巳黃巢將孟楷朱溫襲郾夏二軍

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道

二軍李孝昌拒賊思恭之軍也

鄭畋至鳳州

自鳳州至鳳州

三百九十五里累表辭位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爲鳳翔節

度行營招討使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爲鄂岳觀察使

加鎮海節度使周寶同平章事 遂昌賊盧約陷處州

吳孫權赤烏二年分

太末立平昌縣晉武帝改曰遂昌唐武德八年許人於錫景元
年復舊遂昌縣屬處州九城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案溫處二州
本晉永嘉一郡之地隋為梧州永嘉郡唐武德置梧州又分置東
嘉州始分為二州東嘉州後為溫州梧州改為處州避德宗名也

十二月江西將閔勛戍湖南還過潭州逐觀察使李裕自為雷
後 以威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 賜夏州號定難軍 初高駉

鎮荆南補武陵蠻雷滿為牙將領蠻軍從駉至淮南逃歸聚眾千

人襲朗州殺刺史崔翥詔以滿為朗州留後歲中率三四引兵寇

荆南入其郛焚掠而去大為荆人之患剄陬溪人周岳嘗與滿獵

爭肉而鬪欲殺滿不果

陬溪當在武陵界

聞滿據朗州亦聚眾襲衡州遂

刺史徐顛詔以岳為衡州刺史石門洞蠻向瓌亦集夷獠數千攻

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

吳分零陽縣置天門郡隋廢為石門縣唐屬澧州九城志在州

西九十 二里 王鐸以高駢爲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

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

王中和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

考異曰舊紀中和元年七月鐸爲都統十二月帥師三苗至京畿屯於整厓舊鐸傳亦在元年唐年補錄元年十一月乙巳制以鐸爲都統十二月乙亥鐸屯整厓續實錄元年八月鐸爲天下都統唐補紀中和元年四月高駢帥師駐泊東塘自五月出府九月御歸朝廷即以鐸統諸道兵馬收復長安鐸爲都統諸賢年月不同如此新紀二月正月辛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都統高駢罷都統據實錄四月荅高駢詔罷都統當在此年今從實錄新紀高駢傳云信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鐸爲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餽袂大詬累上章自訴詭詞不避案駢罷都統依前爲諸道鹽鐵轉運使五月方器北修真言曰王鐸初鎮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並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所以高駢上表目之爲敗軍之將也案鐸自荆南喪師貶官未嘗將兵潼關皮光業見鐸錄爲都統在此年二月亦誤又舊紀傳新傳鐸正爲都都統新紀作執實錄初除及罷時皆爲都統中間多云都都統又西門思恭爲

都都監案此時諸將爲都統者甚多疑譚爲都都統是也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

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爲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爲左右先鋒使時溥爲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東北甕面都統以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爲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畷爲判官直宏文館王搏爲推官司勳員外郎裴贄爲掌書記昌圖從諫之從祖兄弟畷畷之弟搏與之曾孫王與以

事元

贄坦之子也

裴坦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

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

爲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

黃巢以朱溫爲同州刺史

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

爲朱溫以同州歸國張本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

詣行在軍務一以咨之以王鐸判戶部事 朱溫寇河中王重榮

擊敗之

以李昌言爲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爲河南都統

朱玫時鎮邢府

安得出關東統河南諸鎮此河南蓋自龍門河至東蒲津一帶大河兩岸也

涇原節度使胡公素薨

軍中請命於都統王鐸承制以大將張鈞爲留後 李克用寇蔚

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

與相知應接

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調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

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

時蓋嚴鎮于資州資陽縣後鎮分資中置資陽縣以其地在資水之陽也九城

志資陽在資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獨無所求鎮將謝宏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

亡入羣盜中明日二人去宏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宏讓出

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暄不之問杖宏讓脊三十

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擊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冤

之又以邛州牙官阡能

考異曰張彭錦里者舊傳作千能句延慶

錄新傳作阡能案北夢瑣言安仁士象阡能甘云祖象無此蓋西南夷之種今從之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

為盜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宏讓之冤大罵楊遷發憤為盜驅

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眾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

雅二州聞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

州縣不能制敬暄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時各將

二千人以討之 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為左右神策內外八鎮

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賜鄜坊軍號係大 夏四月甲午加陳敬

暄兼侍中 赫連鐸李可舉與李克用戰不利 初高駉好神仙

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鄱陽

茶商之子也

鄱陽漢古縣唐帶饒州古縣在今縣東界

久客廣陵熟其人情鍾鼎之暇

鍾鼎所以鍊金石化丹砂爲金銀之類

頗言公私利病駢愈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

梁纘陳琪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爲駢所厚用之欲專權凌

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琪家殺瑾公楚歸禮咸見疎用之又引

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

張守一蓋居滄景二州間

術于駢無所遇窮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

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

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爲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

可庶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辭風生駢以爲神補鹽鐵劇職

駢潔淨娼姬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

獨與之同席促鄰傳柘器而食左右以爲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收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遺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灑於庭宇加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

鹽城漢鹽濱縣地久無城邑唐武德七年置鹽城縣有監亭一百二十三有監屬楚州九城志縣在州東南二百四里

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土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往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

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自謂礪溪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股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着羽服跨之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置江陽縣與江都俱在揚州郭下后土廟今揚州城東南隅蕃館觀是也然揚州古城在蜀岡之上北連甯姑今城樹世宗所徙則此時后土廟在揚州城外也宋白曰宋武帝分江都縣置廣陵縣隋初改爲江陽縣以縣處山之北故曰江陽舉動祈禱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用之又嘗

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衣羽衣新聲度曲以擬鈞天薰齋其上祈與仙接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其爲欺罔駢不之寤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爲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鳴指卽彈指也口不敢言駢依用之如左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卽以用之領之募險獍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閒謂之寮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貨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撈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

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那都駢即以張守一及
 用之為左右莫那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
 出入道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
 司綱輸其家三司綱謂戶部度支鹽用之猶慮人泄其姦謀乃言
 於駢曰仙神不難致但恨學者不能絕俗累故不可降臨耳駢乃
 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
 令沐浴齋戒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
 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
 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甯鳳翔屯興平栎大定難屯
 渭橋忠武屯武功鑾傳檄天下官軍四集黃巢勢已蹙號令所行
 不出同華黃巢將朱溫時據同州李詳據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

黃巢將朱溫時據同州李詳據
華州故號令之行止此二州

自係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置人於官軍以爲糧
官軍或執山寨避亂之民鬻之人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陸允厚參

唐紀七十一

起二年五月盡四年五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

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勛權充鎮南節度使

咸通六年置鎮南節度使

南軍於洪州圍助時霖潭州而以洪州節度使之欲使之與鍾簡相難也

勛屢求於湖南建節朝廷恐

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鍾偁聚蠻

獠依山爲堡

高安本漢豫章建城縣唐武德五年改名高安屬洪州九珠志在州南一百二十里

眾至萬人

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卽以爲刺史至是又逐江西

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

撫州西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撫州臨川郡漢南昌縣地吳置臨川郡隋平

陳罷郡爲州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卽以撫爲名

朝廷以勛本江西耳將故復置鎮南軍

使勛領之若傳不受代令勛因而討之勛知朝廷意欲關兩盜使

相斃辭不行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

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其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

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曰卿表云白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

臣有負陛下朕拔卿汶上起領劍南荆潤維揚聯房四鎮權利則

牢益在手

前專江淮鹽利也牢益二語見漢武帝紀

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

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雄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

尉以爲不用如何爲用乎卿又云若欲俯念舊勳佇觀後效何不

以王鐸權位與臣主持必能剋率諸侯誅鋤盜益朕緣久付卿兵

柄不能剪勝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推

事見二百五十三卷廣明元年

不出一兵獲

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讓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卿初委張璋請放卻諸道兵士辛勤召置容易放還璉果敗亡巢益顯越遂致進犯關河糧傾都邑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卿又云若不斥逐邪佞親近忠良臣既不能任家陛下豈能安國忽當今日棄若棄灰未委誰是忠良誰爲邪佞終日寵榮富貴何嘗不任其家無人扞禦寇戎所以不安其國豈有位兼將相使帶銅鑿自謂寒灰真同浪語卿又云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龜玉毀楨誰之過歟卿手握疆兵身居大纛不能殄寇致令猖狂雖則上繫天時抑亦旁由人事朕自到西蜀不離一室之

中屏棄笙歌村絕游獵省躬罪己不敢違安姦臣未悟之言何人
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賞卿又云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
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爲謀安能集事十室之邑猶有忠
信天下至大豈無英雄卿尙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
卿又云王鐸敗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殘天下兵驕在虜僭越豈
二儒士能戢強兵昔曹沫三敗終復魯讎孟明再奔竟雪秦恥近
代汾陽咸甯亦曾不利鼓鼙尋則功成鍾鼎安知王鐸不立大勳
謝元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何必儒臣不如武將卿
又云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但恐寇生東土劉
氏復興卽軹道之災豈歸往日我國家景祚方遠天命未窮海內
人心尙樂唐德清宮復國必有近聖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魁

首比朕於劉元子嬰何太誣罔卿又云賢人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唐虞之世未必盡是忠良今廢野之間安得不遺賢彥朕每令銓擇亦遣訪求自有長才同匡大計且朕遠遣宮闈寄寓巴邛所失恩者甚多尙不興怨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況天步未傾皇綱尙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輒陵朕雖冲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旣虧自是貢賦遂絕 以天平間後曹存實爲節度使 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 時鳳翔鄭元甫軍屯興平 加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同平章事 六月以涇原留後張鈞爲節度使 荆南節度使段彥謨與監軍朱徽攻相惡徽攻別選壯士三千人號忠勇軍自將之彥謨謀殺徽攻己亥徽攻先帥眾攻彥謨殺之 段彥謨據涇南事始二百

五十三卷 以少尹李燧爲副後 蜀人羅漢擊句胡僧羅夫子各

聚眾數千人以應阡能

考異曰 張影者 晉傳曰 二年六月蒲揚行 遷爲軍前四面都指揮使 千能亦散于諸

處 下寨官軍 不利 八月 羅漢擊 反 十月 句胡僧 反 又曰 九月 千 能 羅漢 初 曾 與 官 軍 大 戰 于 乾 谿 官 軍 不 利 十 二 月 羅 漢 夫 子 反 眾

二 三 千 句 延 慶 書 舊 傳 曰 二 年 五 月 羅 漢 擊 反 六 月 句 胡 僧 反 有 四 千 餘 人 官 軍 與 阡 能 戰 于 乾 谿 官 軍 大 敗 是 月 羅 漢 夫 子 反 眾

三 下 人 實 錄 六 月 句 胡 僧 反 有 眾 二 千 餘 官 軍 與 能 戰 乾 谿 大 敗 案 張 傳 上 云 十 月 胡 僧 反 下 云 九 月 胡 僧 與 官 軍 戰 自 相 違 又 阡

能 敗 差 一 年 今 從 實 錄 並 附 之 六 月 楊 行 遷 等 與 之 戰 數 不 利 求 益 兵 府 中 兵 盡 陳

撤 暄 悉 搜 倉 庫 門 庭 之 卒 以 給 之 是 月 大 戰 於 乾 谿 官 軍 大 敗 行

遷 等 恐 無 功 獲 罪 多 執 村 民 爲 俘 送 府 日 數 十 百 人 撤 暄 不 問 悉

斬 之 其 中 亦 有 老 弱 及 婦 女 觀 者 或 問 之 皆 曰 我 方 治 田 績 麻 官

軍 忽 入 村 係 虜 以 來 竟 不 知 何 罪 秋 七 月 己 巳 以 鍾 傳 爲 江 西

觀 察 使 從 高 駢 之 請 也 傳 既 去 撫 州 南 城 人 危 全 亂 復 據 之

南 城 漢 古

蘇州九城志在 又遣其弟仔偁據信州 尙讓攻宜君寨

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置宜君縣於宜君川後置宜君郡隋廢郡為

宜君縣唐併宜君縣入京兆華原縣是時勤王之師蓋於宜君故

寨也 會大雪盈尺賊凍死者什二三 蜀人韓求聚眾數千人應

阡能 考異曰張彭嘗傳三年六月韓求反其邛州 鎮海節度

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賊帥孫端為直歛觀察使詔寶與直歛觀

察使裴虔餘發兵拒之 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 考異曰張彭嘗傳中和元年之

宗室女為安化 詔報以方縱禮儀 考異曰張彭嘗傳中和元年

長公主許嫁 詔報以方縱禮儀 九月三日雲南驛信差布變揚

奇恥等費國信來通和迎公主太師借副使儀注郊迎布變始相

見指副使云請不拜太師聞極怒朝廷告以俟更議車服制數定

雖有旨命竟空還今 以保大爾後東方遠為節度使充京城東

面行營招討使 考李孝昌以節帥勤王去年為黃巢所 閏月加

魏博節度使韓簡兼侍中 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紹業同

平章事兼荆南節度使 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王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 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并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諸葛爽於修武棄城走簡簡兵戍之因掠邢洛而還 李國昌自達韃帥其族遷于代州 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既爲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親將胡真謝瞳說溫曰黃家起於草莽乘唐衰亂而取之非有功德以立興王之業也豈足與其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亦見巢兵彘日盛

知其將亡九月丙戌遂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勸復光欲
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乃免之
泐感恩乃以軍事重榮以母王氏與重榮同姓故也王鐸承制以
胤爲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
之爲監軍所告黃巢殺之

詳據華州見
上卷上年

以其弟思鄴爲華州刺史

桂州軍亂逐節度使張從訓以前容管經略使崔焯爲嶺南西
道節度使平盧大將王倣武逐節度使安師儒自爲留後

荆汝觀察李寶

初朝廷以龐勛降將湯臺爲嵐州刺史

宋白曰
嵐州漢

汾陽縣地漢末其地無郡也曹公遂立新興郡
於此後魏未於此置嵐州因界內尚嵐山名羣潛通沙陀朝廷

疑迺徙羣懷州刺史鄭從讜遣使齎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羣
殺使者據城叛附于沙陀壬寅從讜遣馬步都虞候張彥球將兵

討之

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

新峽江之路則荆蜀之信使不通王命將

不得行

於東南癸丑陳敬暉遣押牙莊夢燧將二千人討之

考吳日張彭書舊傳三年

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陳太師差押牙莊二
年七月韓求反于又云峽路韓秀昇屈行從反川主選點兵士三
千人差押牙莊夢燧押帥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蓋因十
月討之西昌耳竇鏐取旬萬而誤于七月下云韓秀昇屈行從爲
亂敬暉遣大將莊夢燧以兵三千討之新傳曰涪州刺史韓秀昇
等亂賊帥又遣押牙胡宏略將千人繼之韓簡復引兵擊鄆州

節度使曹存勳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眾嬰城拒守

下邑漢省縣唐屬宋州九 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雷後

口寶鑑曹存勳繼其叔父全最爲天平節度使未周歲而遇害

傳瑄爲青州王繼武牙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

武遣牙將曹全最率兵三千赴鄆州西瑄已爲軍像會青州曹急
徵武召全最還路由鄆州時聯將游崇爲草賊王仙芝所殺崔君
希範知州事全最知其兵寡襲殺君希範有鄆州自稱帥後以瑄
有功署爲濮州刺史雷將牙軍光啟初魏博韓簡欲乘奔曹以

兵濟河收郭全最出兵逆戰爲魏軍所敗全最死之瑄收合殘卒
係州城與之同戰居正五代史瑄衛中和二年張洸徵兵于青州
徵武遣將曹全最率軍赴之以瑄諱洸賊敗出關全最以本軍還
瑄會郭帥辭崇卒部將崔昌預謀城叛全最攻之殺郭預因爲
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啟初魏博將允中攻
鄆全最爲其所害瑄據城自固三軍推爲將後允中敗朝廷以瑄
爲天平節度使索玉仙芝死已久曹全最久爲節度去歲死王敬
武今歲始得青州新舊傳詳史皆誤今從實錄又新傳瑄作宜
監修五代史記注云今流俗以宜弟瑾於名加玉者非也今從
實錄

以朱溫爲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使賜名全忠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權煩監

慶本

屬隴右節度以嵐州刺史兼領之至德後
見內飛龍使貞元十五年始別置監牧使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

克用世爲婚媾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

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軍共討之

是時鄭從德帥河東
東蕃連輝帥大同

以平

盧大將王敬武爲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

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潛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潛見敬武賈之曰公爲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潛徐諭之曰人生當先臆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潛背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願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卽發兵從潛而西 劉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

路振九國志作屯通浦案今通浦在西陵上游相去頗遠錢鏐復夜渡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

計得漢宏補諸將官僞敕二百餘通鎮奔諸暨

宋白曰諸暨秦會稽縣界有通浦諸山因以爲名在越州西前一百四十一里是月無雲而雹 黃巢兵執尚州王重榮

患之謂行營都監揚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

光曰鴈門李僕射

時李克用據代州代州西門郡也

驍勇有壯兵其家尊與吾先

人嘗共事相善

楊復光蓋父元伯嘗監鹽州軍沙陀之歸國也彼先由靈州後元价為中尉執宣父子並其之善

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

而召之必來

鄭公謂從譙也

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

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宜以朝旨諭鄭從譙

王鐸為

都統便宜從事凡徵調兼授皆得用墨敕

王處存亦遣使十輩曉譬克用十一月克用

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

嵐石南至石州一百八十里

不敢入太原境

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譙別從譙以名馬器幣贈之李

詳簡卒共逐黃思邈

考異曰實錄李詳下牙隊兵斬傷刺史黃思邈推華陰鎮使王選為首降河中王鐸承制

除遇刺史案黃思邈與黃巢俱死於虎復谷實錄誤也今從新黃巢傳

推華陰鎮使王選為主以華州

降于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爲刺史 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

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

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

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濫言問之

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塞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謂事歸得實則免汝

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

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尙書來日發

時蓋授官爲仁厚未立功已檢

按尙書尙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

中人云僕躬慙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

僕躬謂尙書欲陳敬瑄

拯救湔洗汝曹尙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尙書當使人書汝背爲

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漢胡僧羅夫子韓求

五人耳必不使積及百姓也謀者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一口傳百百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尙書之至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父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眾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遂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擊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

蜀人謂篔簹竹之開爲箐李心傳曰箐林箐

也又游能工律詩有邊城作一聯云管排雙戶遠出箐與篔簹孤仁

自注云蜀人謂稅戶爲排戶謂林爲箐箐○箐音箇又音情仁厚訶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

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譟爭棄其甲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
奮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眾爭出降渾肇狼狽棄寨走
其眾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縛以送府悉命焚五
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
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
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賈可歸矣九城志
仁縣有延賈寨安仁寨臨邛縣地武備二年
西安仁縣九城志縣在邛州東北三十八里乃取渾肇旗倒繫之
取其旗而何衆之示已得其衆帥也每五十人爲隊揚旗疾呼曰羅淵肇已生擒送
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
至穿口向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過之眾
投瓦石擊之其擒以獻仁厚其眾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

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道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
深斬其眾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
猶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荒炊爨與先降來告者
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川口降者先歸使
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
於延貢其眾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
身棄繫奔阡能其眾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察與之謀悉眾決
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眾
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
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眾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眾
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

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即仁厚所縱百姓引領度頃

刻如暮年今遇尙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

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考異曰張彭書舊傳中和三年冬千能轉盛官軍職卽不判陳敬

瑄乃還仁厚討之十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漢擊七日擒

句胡得韓求首級九日擒于能得羅夫子首級十一月二十二

日回戈自鳳北門入三日大敗五日謀功高公自檢校兵部尙書

檢校左僕射授眉州刺史張彭書語雖便或有抵牾然敘事甚

詳苟無此書則仁厚功業悉沈沒矣句延慶傳中和二年仁厚舉

五賊之首凱旋歸府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卽大元樓高仁厚與將

校等子清遠橋胡見至後三日大設高仁厚除授眉州刺史延慶

不知據何書知詳能取在二年冬然要之仁厚擒韓秀昇在三年

十月前匪徒既能必更在前矣十二月己亥朔無戊寅日必誤也

實錄二年十月草賊既於子蜀州敗官軍陳瑄遣高仁厚討之

實錄見句傳敘討日能事承十月癸丑發犍路敘討韓秀昇下因

附之十月亦誤也實錄又曰十二月仁厚以所能首來獻帝卽大

元樓宣慰回戈將士以仁厚爲檢校工部尙書眉州防禦使亦因

句傳而去其日又此年十月戊辰昇眉漢彭綿等州並爲防禦使

故改刺史爲防禦耳今高仁厚擒匪能既不知決在何年月故因

實錄附 每下縣鎮輒補鎮邊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隸求
於此 羅夫子首於市釘肝能繼渾瑊於城西七日而凡之肝能孔目官
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肝能爲之謀主爲草書檄肝
能敗以詩啟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于馬市自餘不戮一人十
二月以仁厚爲眉州防禦使陳敬瑄勝邛州凡肝能等親黨皆不
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肝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
灑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勝令勿問而刺史復捕之
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肝能之黨紛紛復
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牛暈往集眾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
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
按其罪刺史以愛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溪以免密餉溪蝕循金

百兩博園錄有德箔金法金及分數者打成大箔片以黃礬一兩雜尿礬一兩礬礬半兩礬砂一分信土一兩赤土一兩裏研以鹽膽水調金片上炙乾更煉更炙如此三度以來用牛糞灰一重重隔下大火煨一日取出湯洗淨其存者金也其餘出者疑也

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

孫敬瑄檢校太師故稱之

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

乎還其金斥逐使去

河東節度使鄭從諱秦克嵐州執湯鞏斬

之 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初朝廷以鄭紹

業爲荆南節度使時段彥謨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鎮

上幸蜀召紹業還以彥謨爲節度使彥謨爲朱敬玫所殺復以紹

業爲節度使紹業畏敬玫逗留不進軍中久無帥至是敬玫署押

牙陳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加奉天節度使齊克儉河中節度

使王重榮劫回平章事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

修先將兵五百濟河營賊剌克川弟克讓爲南山寺僧所殺其僕

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川軍至賊憚之曰鴟軍至矣當避其鋒克川軍皆衣黑故謂之鴟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川以求

和克川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

考異曰太

祖紀年錄初克讓于潼關戰敗避城南山隱于佛寺夜為山僧所害紀綱渾進通皆刃獲免歸黃巢賊索憚大禮聞其至也將託情修好甫害克讓之僧十餘人殺之聚令其將米重威肅重賂為詔毋渾進通見大禮乃召諸將領其賂燔其偽詔以徇薛史克讓傳曰乾符中以功授金吾將軍雷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于親仁坊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也天子詔逸佳王處存夜剛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逃歸于鹿門家克讓于時猶在靈州此克讓恐當作克川云鹿門誤也後唐懿祖紀年錄曰其兄克恭克儉皆伏誅案是時國昌猶自請討克用朝廷未必誅其子蓋國昌振武不受代後克恭克儉始被誅薛史又曰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關僖宗幸蜀克讓時守鎮關為賊所敗案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兵敗

逃入建邳其年冬黃巢引兵安克讓何蓋守建邳戰敗而死於佛寺或者爲朝廷所圍捕時逃入南山佛寺爲僧所殺則不可知也今事既難明故但云

引兵自夏陽度河

武德三年分郃鄠鄩河西爲寺僧所殺而已 歷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

陽屬河中府 後屬同州

軍于同州

孟方立既殺成麟引兵歸邢州路人請

監軍吳全勛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

囚全勛與鐸書願得儒臣鎮潞州鐸以鄭昌圖知昭義軍事既而

朝廷以右僕射租庸使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以車駕

播遷中原方撥方立專據山東邢洛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邢

磁於潞州 爲山東

辭不行請且委昌圖詔以徽爲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

制置修奉園陵使

大明宮卽東內也時黃巢據京師大明宮爲賊所竊遂開陵之監毀者亦多以此職命授徽

以俟

昌圖至潞州不三月而去方立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

後表其將李殷銳爲潞州刺史

爲潞州叛孟方立張本考異曰實錄中和四年正月以殷銳行軍司

馮鄭昌圖爲中書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戚麟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爲招義留使案成麟前已爲孟方立所殺況不在邢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又於時潞州已爲李克脩所據昌圖安得更往彼爲留使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明宮留守舊王徽傳切潞州軍亂殺戚麟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二州別爲一境上黨支那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澤潞邢洛磁觀察等使時鑿幣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鄭昌圖主出累月將結深恨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寇招其外則潞人皆怨無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旣焚計奈何子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又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徵爲諸道租庸供軍等使新孟方立傳曰方立攻城略斬之盡裂邢洛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勛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鐸未定墨制假方立知邢州軍方立不受囚全勛以書請鐸鐸得備臣守路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印昭義密事欲差爲帥倍宗自用舊相王徽鎮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中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鎮潞州徵度朝廷未能制乃因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乃徙治龍岡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郭審祥乞歸求復昭義軍克用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脩爲留使案

王鐸以三年正月罷都統則昌圖知昭義留後必在二年也昌圖
在潞不三月引去今觀以潞讓昌圖則徵除昭義必不在四年五
月實錄年月皆誤也方立若已自稱昭義留後遷軍節于邢州則
不止割據三州若欲別爲一鎮則應別立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
昭義若但以潞爲支郡當自除刺史不以畚與王鐸更求諸臣就
使求之鐸亦當以昌圖爲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事又不得以
潞州爲支郡也蓋方立旣殺成麟以邢州鄭里欲徙鎮之故身往
邢州而鐸人不從故請全勛爲留後方立以累勦未洽未敢自立
故因全勛外示恭順託以中人不可爲帥而請于王鐸乞除爲臣
其意以備臣易制欲外奉爲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也
而昌圖至潞欲行帥職而山東三州已爲方立所制不受帥命
澤州在兩向可號令耳故王鐸表云昌圖主罷累月已結深根
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已所不如也又云方立專據三州轉成
勳謂昌圖欲行帥權而方立不率將職互相窺覷故積弊也又云
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謂今邢潞已成讐讐已
至彼欲加惠於邢則潞人怨其寵賊加惠於潞則邢將疑其圖己
也又云須觀勝負乃決安危謂昌圖能勝方立則招養乃安也昌
圖在潞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去方立然後自稱留後
軍節于邢州以潞爲支郡表殷銳爲刺史故新傳從治德剛在殷
銳爲刺史下此其證也于是潞人怨而召沙陀當徵除節制之時
克用猶未敢爭潞也吳全勳疑是方立勸入潞府時監軍故士
鐸使知留後方立旣囚之疑其遷斥主麻審誨恐是潞昌圖時監

軍太祖紀年錄云方立廣審誨自稱後許居正五代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爲府以密海知歸州事立說不同且既廣審誨必不以知潞州方立表數銳爲刺史而審誨猶依舊必是後來蓋軍方立以其未嘗異己故不疑之若嘗被囚虜必不復留此之不實昭然可知疑唐末昭義數逐帥劉廣威韓作亂被殺人皆知之記事者不訂考正或以先者爲後後者爲先互不同故諸書多舛悞不合耳又薛史安崇阮傳云安文佑初爲潞州牙門將光啟中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潞據其城唐宗詔文佑平之似若劉廣召起行在潞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邛洛戎上黨朝廷以文佑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殺于陳案諸書皆無文佑爲節度使事況光啟中澤潞已爲李克脩所據文佑未嘗與克脩戰不得與方立戰也其事恐虛今不取

州刺史秦彥使其子將兵數千襲宣州逐觀察使竇滂而代之

降高駢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六年其得和 聖歲關中大饑

州亦罕用之也爲彥以宣州兵入廣陵張本 癸中和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己巳克用

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爲京城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爲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爲北面都統監軍使乙

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爲義成節度使令赴鎮兗
是諸將雖環賊莫可先進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奮爭欲破
賊故巢賊數墜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於北司乃遣鐸討黃
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爲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爲右神策
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初幸蜀之議本出於令
孜又嘗收傳國寶列聖真容及散家財犒軍卒是令孜以爲己功
令宰相濟渾其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令孜
從幸蜀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軍爲十軍號神策十軍左右衛
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儀衛左右金吾衛謂之府
牙十 戒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
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 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院與

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眾屯於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哺賊眾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

州據之刺史王遇亡去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爲秦宗權所攻棄

州奔項城

李罕之與秦彥俱降高駘蓄驍使守光州

帥餘眾歸諸葛爽以爲懷州刺

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朱瑄請和簡乃捨之

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于武涉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

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爲帥後簡爲部下所殺

宗鑑

咸通十一年韓君雄得魏傳二世十四年而滅考吳曰曹將簡女同陽行及新郡爲諸葛爽所敗罕騎奔回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新傳亦同今從實錄己未以行達爲魏博留後甲子李克用進

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以王鎔爲成

德留後

以鄭紹業爲太子賓客分司以陳儒爲荆南留後

峽

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蟻爲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忠州應援使

胡宏略戰亦不利江淮貢賦皆爲賊所阻百官無俸雲安清井路

不通民間之鹽

雲安縣漢胸臆地後周改曰雲安縣唐屬夔州有鹽官九城志在州西一百三十三里鹽監又在縣

西三十里清井在渝州西南二百六十三里史紹曰清井

漢鑿爲井之漢陽縣地唐置長甯州宋漢陽當作江陽 陳敬瑄

奏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爲西川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

考吳

彰書舊傳曰中和四年甲辰春三月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蟻尙書兵部秀昇所敗敗至忠州川主太師召眉州刺史高仁厚討秀昇等許以成功衆梓帥即日聞奏拜行軍司馬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旬延慶耆舊傳中和三年二月莊夢蟻爲賊所敗川主喚仁厚奏設峽路招討都指揮使將兵三千人三月辛丑進發實錄三年二月夢蟻爲賊所敗陳敬瑄奏以仁厚代夢蟻將兵三千進討謂拜行軍司馬是月丁卯朔無辛丑辛丑乃四月五日延慶實也實錄三年二月敬瑄奏仁厚代夢蟻蓋亦用旬傳年月今從

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

爲酒計發兵三萬搃藍田道

藍田道所以通自武關南走之路

三月壬申遣尙讓

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

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辭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集

聚斬虜而還零口在京兆昭應縣賊中大驚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愨爲

廬州刺史考異曰十國紀年云楊行密六合人今從辭居正五代史徐鉉吳錄行愨本廬州牙將勇

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耶幼復使出戍於外歲滿而還又

使之出戍行愨過辭都遊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愨曰正

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入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

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愨爲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

而命之行愨聞州人王勳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

學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爲將行愨召潛置門下以稔

及定遠人季章爲騎將楊行愨後改名行密事始此定遠漢曲陽縣地果敢爲定遠縣唐屬豫州九域志在

州南八十里初黃巢之寇掠淮南也廬州刺史鄭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而從之其州獨完歲滿而去贏錢千緡藏於州庫後州數陷於盜終不敢犯鄭使君寄庫錢及行愍爲刺史送錢京師還綮緊刺廬州時行愍爲步奏官綮嘗因事笞之行愍不以爲恨人皆多之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毋相累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勗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爲時面數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遣人襲其室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

慎縣漢九江浚道縣

地古城在今縣南隋置慎縣唐屬

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用之密以語廬州刺史楊行愍

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爲備舉軍盡殲以

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實行愍

爲揚行愍以廬州起張本

己丑以

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

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巖

下貞女三鎮

三鎮皆當在發越間

錢鏐將入都兵自富春擊之

自富春渡江擊三鎮富春

卽富陽縣

破黃嶺擒巖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

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

是月浙西天鳴無雲而雨

占曰無雲而雨是謂

天位

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

諭不可遏遇高仁厚於路叱之卽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

妮部伍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

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

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
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糗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
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眾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繫其舟相繼
皆沈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眾
皆降秀昇行從見眾潰揮劍欲止之眾愈怒共執二人詣仁
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
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

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夏四月庚子獻于行在斬之

考吳曰張
彭書傳

中祚四年高傑射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莊尚書三月二十
日齊進四月十四日賊歸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句延處者首傳
三年四月庚午擒轉秀昇捷書到府秦是月丁酉朔無庚午實錄
中和三年四月庚子仁厚擒轉秀昇獻於行在初仁厚至峽與賊
戰其眾大敗賊中小校轉秀昇出降擒賊集有覆野南觀察使
陳仇奏州賊秀昇謀亂已收管在州候教旨狀云秀昇劫害黔

府悍掠帥臣占據帝陵扼截江路遠懷備妄求作察廉陳仇爰命
毛玘部領甲士直趨巢穴便破城池迫逐渠魁除逆黨而諸家
之說皆云仁厚所獲斬馘眾怒執秀昇以釋仁厚從中送行在斬
于市張彰者舊傳中和二年三月千能反八月羅澤華反十月句
胡僧反十二月羅夫子反三年北路表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
長安正月千能遣羅澤華于新蜀垣下二十七寨把關水陸官路
六月韓求反其邛州賊首千能運進漸侵入蜀州界九月峽路賊
韓秀昇反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川主陳太師差押衙莊二夢將
兵二千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討韓秀昇屈行從等十一月五日
高仁厚進發討千能九日收邛州境內諸寨十日州縣歸平二十
二日回戈朝見三日大設五日護功授眉州刺史四年三月莊夢
雙退至忠州川主差高仁厚將兵三月五日進發往尚書三月二
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擒秀昇等十五日
東川楊師立反句延慶舊傳止於鈔改張傳爲之別無外事但
移羅擊反于中和二年五月胡僧羅天子反於六月韓求反於其
年七月莊夢雙討韓秀昇屈行從以其年十月癸丑進發高仁厚
破旣能等五賊回朝見在其年十二月戊寅三年二月莊夢雙
賊所敗川主遣高仁厚將兵三月辛丑進發四月庚午擒韓秀昇
捷書到府是月楊師立反四年北路表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
長安不知延慶改移年月日有所據邪將率意爲之也至于三年
楊師立反四年收復長安其爲承襲尤甚于彰實錄旣能韓秀昇
等事率依句傳而誤以韓秀昇反置七月高仁厚討旣能置十月

削戊寅辛丑兩日改庚午爲庚子此其異于句傳也新紀三年十一月壬申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及旣能戰於邛州敗之續資通鑑中和三年涪州韓秀昇反冬旣能反高仁厚討平之案賈緯唐年補錄及實錄所載韓秀文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午朔十六日己酉皇帝賜功臣陳敬瑄銀券其文有旣旣能如草除秀昇若焚巢然則秀昇之敗必在此日前也張傳被秀昇在四年四月其四年十月十日亦載賜川主太師鐵券乃云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子朔五日戊辰又與補錄實錄同其昏耄如此句傳取張傳而改其年實錄用句年而改其日其旣能韓秀昇等起滅不知的在何時今從實錄○玳音璫又音資琪音具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眾大奔甲辰克

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

考異曰舊紀四月庚子沙

陀等軍趨長安賊拒之於渭橋大敗而還李克用乘勝追之己卯黃巢收殘眾由藍田關而遁庚辰收京城楊復光告捷案是月丁酉朔無己卯庚辰敬翔梁太祖編遺錄四月乙巳巢焚宮闈省寺居第路盡掃殘黨越藍川而逃明日上與諸軍收復長安實錄甲辰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橫野將滿存朝邑將康思貞三敗賊於渭橋大破之義成義武等軍繼進乙巳巢賊燹長

安宮室收餘眾自光泰門東走由藍田關以遁諸軍進取京師新紀三月壬申李克用及黃巢戰于零口敗之四月甲辰又敗之于渭橋丙午復京師舊傳曰四月入日克用合忠武將將鹿從遇賊于渭南決戰三捷大敗賊軍十日夜賊眾散走詰旦克川由光泰門入收京師巢賊出藍田七十里路東走謂東新傳曰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于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關巢夜奔眾猶十五萬彙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程匡柔唐補紀曰楊復光帥十道行營節度使王重榮李克用等兵士二萬餘人自光泰門入襲逐至昇陽殿下殺賊盈萬黃巢軍敗陳上奔逃取藍田關出後唐太祖紀年錄乙巳巢敗焚宮室東走太祖遣收京師唐年補錄入日克用等戰渭南三敗賊軍九日巢走案楊復光露布云今月八日楊守宗等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又云賊官爲望陳來抗官軍自卯至申卒肉皆潰即時奔遁南入商山然則官軍以入日入城賊戰不勝而走此賊死及降眾可憐今從之渭南之戰必在入日以前諸書皆誤也

者甚眾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多遺珠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

使告捷

考異曰張彭書舊唐中和三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城訖三月北路行營取城將士竝回戈句延

慶者舊傳曰四年北路奏黃巢止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三月北路行營破黃巢將士收同延慶悉移彰四年事于三年三年事于四年而不移其月日其為差謬又甚

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監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五月加朱玫丕克用東方遼同平章事升陝州為節鎮以王重盈為節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為節度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被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執叛疆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璆家貴身顯為黃巢相首尾三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

黃巢使其驍將孟愷將萬人為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

刺史宛邱趙鼎謂將佐曰宛邱後魏項縣也隋改曰宛邱唐屬陳州管下頂城故乃東魏偽置林陵縣地

隋改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爲仇

自

初起與宋威嚴自勉等累戰皆忠武兵也

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

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翊子龍

林分將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肇先示之弱伺其

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眾屯澗水

項城在陳州東南澗水在西南

六月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圍陳州掘斬五重百

道攻之陳人大恐肇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況吾

家久食陳祿齎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

愈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

怒將必屠之乃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爲持久之計時仍歲大饑

民閒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於碓磓併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

睿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

咸被其毒

此河南謂洛州河南府

初上蔡人劉謙爲嶺南小校節度使韋

宙奇其器以兄女妻之

考吳曰新傳宙第嫡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宙曰吾子孫

或當依之辭居正五代史韋宙出嶺南海謙時爲可校宙以猶女妻之北夢遺言曰丞相韋公宙出嶺南海有小人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虛招物議風請謙僚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十國紀年曰劉謙望字德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唐咸通中遷廣州牙將韋宙以兄女妻之新傳云輔知謙恐謙擊率盜屢有功辛丑以謙爲封州刺史

劉謙始此

加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同平章事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

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裨饒公私窮竭內則驕軍難制外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眾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全忠既至汴州乃遣人

以車馬迎其母王氏於劉崇家使者至門王氏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其所以王氏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之汴封晉國太夫人全忠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爲壽歡甚全忠敬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王氏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

朱五經謂其父誠也
誠以五經教授鄉里

劉崇亦以其母有恩

禮而用之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與書辭以燮輿巡幸餼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從直前至成都

李克用自長安引兵還鴈門尋有詔以季克用爲河東節度使

召鄭從諱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克用尋

勝河東安慰軍民曰勿爲舊念各安家業

以河東之人前此數與克用戰恐其不自安故

勝論之考異曰舊紀五月李克用充河東節度使七月詔郊從
趙行在新紀五月從諫爲司空同平章事賈緯唐年補錄五月制
李諤可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注云案薛史晉天福六年二月
賈緯撰唐年補錄上之又曰賈緯眞定獲鹿人以唐諸帝實錄自
武宗以下缺而不紀乃採綴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
月編爲唐年補錄凡六十六卷歷事唐晉漢周故不敢稱克用名
實從諫傳三年克用授河東節度代從諫五月十五從諫離太原
道途多寇行次絳州罷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唐木兒
聞諫曰五月敕除李尙書鳳門節度使六月二十五日鳳門節度
使李僕射般次於府東路過六月內有除自到相公府轎赴鳳門
門節度李相公降河東節度使十五日相公取西明門進發當月
內節使李相公有防示安撫在城軍人百姓曰無恤舊念各仰安
家又曰晉王諱克用中初三年五月一日自鳳門節度使拜平章
事充河東節度使案克用除河東及從諫復輔政諸書日月不同
舊紀五月除克用七月從諫赴行在不吉入相新紀五月己爲世
充誤從從諫傳五月十五日離太原又與紀相違唐年補錄五月
制止發克用牙攻東方遣三人制詞鄙俚疑其非實其末見前
錄初云六月除河東後復云五月一日除實錄後唐本紀紀年詳
詳居正五代史皆在七月今從之從諫此年 左驍衛上將軍楊
九乃爲東都留守光啟二年二月方再入相

復光卒於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軍中勳哭累日八都

將鹿晏宏等各以其眾散去田令孜素畏忌復光聞其卒甚喜因
摛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爲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
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復恭因稱疾歸藍田以成德留後
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爲本道節度使司徒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爲判官吳圓
求郎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
高皆居真相之下固爭之唐末凡節度使帶平章事及檢校三
省長官三公三師者皆謂之使相二
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
元年昌言逐畋以讓鳳翔故二人殊之上言畋亦累表辭位乃罷爲太子太保又以其
子兵部侍郎凝績爲彭州刺史使之就養朱白曰唐垂拱三年以
益州九龍縣置彭州取
古天彭關爲名以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八月

甲辰李克用至晉陽

李克用自此以晉陽爲爭天下根本

詔以前振武節度使李國

昌爲代北節度使鎮代州

升湖南爲欽化軍以觀察使閔勛爲

節度使

九月加陳敬瑄兼中書令進爵潁川郡王

感化節度

使時溥營於潑水

潑水過黃巢之兵且爲陳州聲援也

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以荆南

留後陳儒爲節度使

是秋晉州地震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

潞州地險人勁屢襲主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於邢州大將家及

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囚人心不安使武鄉鎮使

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

武鄉與河東巡屬遼州鄰

境反使其鎮將乞師是後方鎮率分置節將于諸縣縣令不得

舉其職矣朱白曰武鄉縣本漢涅縣地皆始置武鄉郡縣屬焉冬

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爲方立所敗又遣李克修擊之

辛亥取潞州

考異曰實錄克用表李克修爲節度使于景分昭義軍五州爲二鎮

乞師於武皇中和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脩將兵赴之方立鉅戰
大敗之由是連收澤潞二郡乃以克脩爲節度使案薛史張全義
傳諸葛爽衣全義爲澤州刺史爽卒李罕之
據澤州益克脩止得潞州澤爲河陽所取也殺其刺史李殷銳是

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爲俘馘野無稼穡矣

昭義邢洛

磁三州
在山東

以宗女爲安化長公主妻南詔

劉漢宏將十餘萬眾

出西陵將韓董昌戊午錢鏐濟江迎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鎗刀
而遁道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己未漢宏收餘
眾四萬又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 十一月甲子朔

秦宗權圍許州

忠武大將鹿晏宏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

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

宋白曰金州漢漢中郡之西城縣也
魏文帝置西城郡後改魏興郡梁置

北梁州秦改爲南梁州西魏置東梁州因其地出金改爲金州洋
州漢成固縣地後漢封班超于此晉爲南鄉縣尋改西鄉西魏置
洋
州十二月至興元遂節度使牛勳勳奔龍州西山

龍州西山松茂
二州界時已沒

於蠻

中 晏宏據興元自稱留後

感化節度使時溥因食中毒疑判

官李凝古而殺之凝古父損爲右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溥賂令御史臺鞠之侍御史王華爲損論冤令孜矯詔移損下神策獄華拒而不遣蕭遘奏李凝古行壽事出曖昧已爲溥所殺父損相別數年聲問不通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陵蔑朝廷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輩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死歸田里時令孜專權羣臣莫敢進視惟遘屢與爭辯朝廷倚之 升浙東爲義勝軍以劉漢宏爲節度使 趙犖遣人閒道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于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

之 鹿邑後魏陳雷武平縣也隋開皇十八年更名鹿邑唐屬亳州九城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

甲中和四年春正月以鹿晏宏爲興元留後 賜魏博節度使樂

行達名彥禎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之盛

田冷

改陳敬瑄兄弟也 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

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

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爲亂因其不發兵防遏徵師

立爲右僕射 黃巢兵尙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其求救於

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

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

謂河陽橋也

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

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

考異曰唐末見聞錄晉王三月十三日發大軍討黃巢太祖紀年錄正月太祖帥師

五萬自澤潞將下天井關河陽屯萬善乃改驍藩陝度河許居正五代史但云四年春案四月已與巢戰三月十三日發首陽似太

晚又克用表云昨三月內頻得陳許徐汴書牒今從舊紀又克用自訴上表云遂從陝服徑達許田是子請陝兩道度兵也

黃台星監甫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三十一

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以討陳敬瑄

為名大將有諫者輒殺之進屯涪城涪城漢涪縣地東晉置始平郡後魏改為涪城及瀘縣府

改涪為涪城唐初屬綿州後屬梓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遣其將郝弼襲綿州不克丙午

以陳敬瑄為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揮招討安撫處置等使三

月甲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

考異曰張彭者舊傳中和四年四月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反下載師立檄文則云三月二日自相違今從實錄自言集本

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案新書路巖傳巖帥西川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置壇丁

子弟數擊刺使補屯籍則壇丁者蜀中邊郡民兵也又案路巖九國志石處溫事孟知祥補萬州管內諸壇點檢指揮使見蜀中諸郡皆得

有壇丁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東川

副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為行軍副使 朱全忠

擊黃巢瓦子寨拔之黃巢嶽民居以為寨屋謂之瓦子寨巢將陝人李唐賓楚邱王

虔裕降于全忠 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於錢鏐劉漢宏遣

其將婁賚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共攻婺州

水經注浦陽江

源出烏傷縣東逕諸暨縣與洩溪合唐婺州漢烏傷之地也天寶十三載分婺州之義烏蘭溪及杭州之富陽黃浦陽縣擒賚

而還碣閩人也 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漢漢音疏呂用之罪

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

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

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奔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駢

曰汝醉耶命扶出明日以漢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

見告未獲尊命故有此憾因出漢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慙遂禁漢

出入後月餘以漢知舒州事羣盜陳儒攻舒州漢求救於廬州楊

行愨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

齊旗幟開道入舒州九域志廬州南至舒州四百二十里頃之引舒州軍建廬州旗

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神福洛州人也路振九國志曰

李神福洛州人隸上黨軍籍高琪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從州將成淮海因投楊行密久之羣盜吳迴李本

復攻舒州漢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愨遣其將合肥

附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迴李本擒斬之合肥漢右縣唐滑州清流漢全椒縣地

高置清流縣唐帶滁州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

城開元二十三年分合肥置江置舒城縣廬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楊行愨遣其將合肥田

頽擊走之頽音愨平聲前杭州刺史路審中客居黃州路審中為黃州目所居見上

卷元聞鄂州刺史崔紹率募兵三千人入據之武昌牙將杜洪亦

逐岳州刺史而代之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犖兄弟與之大

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眾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

陳州時尙讓屯太康

太康漢陽夏縣隋改曰太康以

夏四月癸巳

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

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

諸軍復攻

之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

故陽里在

陳州城北陳州圍始解朱全

忠寇黃巢攻汴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爲

水所漂且聞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尙讓以驍

騎五千進逼大梁至於繁臺

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水經

者今之蒲關

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卻之

豐漢縣唐屬

澤則此澤也

在徐州西北

徐州九域志

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

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

案舊書帝紀王滿

渡乃汴河所經津

地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尙讓帥其眾降時

溥別將臨晉李謙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冤句張歸霸及弟歸厚

唐由軍監南唐紀七十一 三五 一 豐縣屬

帥其眾降朱全忠

臨晉古地名隋分猗氏置桑泉縣天寶十三載改為臨晉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北六十五里

曲周漢古縣中廢隋分洛水復置其屬洛州宋廢為鎮屬義澤縣

鄆城亦漢古縣唐帶濮州考輿曰崇文院有梁功臣列傳不贊

人名氏云張歸厚祖與父處讓歸厚中和未與伯季自免旬相率

來投附居正五代史張歸霸祖進言父實歸厚傳無父祖但云與

兄歸霸皆來降據梁功臣傳巢踰林而北己巳克用追擊之於封

父祖與歸霸不同當是從弟

邱又被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

非

漢南燕縣隋改曰胙城唐屬滑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宋白曰

胙城粟本古之胙國又為古之燕國漢為南燕縣隋文帝因覽奏

狀見南燕縣名因曰今天下一巢收餘眾近千人東奔兗州辛未

統句南燕之有遂改為胙城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

糧盡乃還汴州欲募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

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 癸酉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鄒

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 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

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就道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鞞罷酒從者皆露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衝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辭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登然下以冰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千填夷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尉氏門汴城南門也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已而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考異曰梁太祖編遺錄甲戌并帥自曹南旋師上出封邱門迎勞之克用堅請入州內止初止

之乃于門外陳設次舍將安泊之克用不諾因縱蕃騎突入馳至上源驛既不可遏上乃與之拉善送至驛亭是日晚尚宴宴罷復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酣使氣廣須樂妓頗恣無厭之欲又以醜言陵侮于上時蕃將皆被甲皆以衛克用上既甚不懼遽起圖之遂令都將楊彥洪潛率甲士入驛襲之時夜將半克用沈醉忽大雷雨暴至克用不覺侍人乃滅燭推于牀下殺之番戎與我師聞戰移時方敗楊彥洪中亂矢而斃是時陰黑克用遇一卒背負登尉氏門因得懸縶而出乘牛行數里以投其眾餘親衛數百人皆勦之其後克用至太原以是事表訴于唐帝蒲帥亦魯勉書請上與克用和解上終不釋憾此乃敬翔飾非今不取實錄甲戌李克川次汴州驛軍近郊朱全忠請館於上源驛乃以腹心三百餘自衛全忠以克用兵從簡少大軍在遣謀害之是夜置酒宴罷以兵圍驛縱火焚之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曰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于上源驛既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市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後唐武皇紀曰虢帥過汴汴帥迎勞於封禪寺請武皇休於府第乃館于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武皇酒酣獻諸侍妓與汴帥握手飲破賊以為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攻傳舍案全忠是時兵力尚敵天下所與為敵者非特患克用一人借使殺之不能併其軍奪其地也蓋克用恃功語或輕慢全忠出於一時之忿耳今從薛史梁紀

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劉氏神色不

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係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爲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日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李嗣源始此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爲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徽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此所謂義兒也歐陽修曰唐自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爲兒號義兒軍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

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
 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眾棄寨走其
 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
 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
 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廢之壕中斬獲甚眾
 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
 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步探子遣之則
 之因名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仁厚以平河能等
 汝曹速歸來巨牙參如當勿憂也詔索名長者眾信之至四鼓時
 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九域志梓州郡仁厚聞諸寨
 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良

九域志梓州郡
蘇有張把鎮

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柵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縱俘使歸言其事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癸未高仁厚陳于鹿頭關城下鄭君雄等悉眾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場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被瑄遣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

梓州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五終